

The Tourist Gaze

[英] John Urry 著 杨慧 赵玉中 王庆玲 刘永青 译

游客凝视

到17世纪末,“大旅行”(the Grand Tour,又译为“壮游”)在贵族和上流社会子弟中已经成为一种惯例;18世纪晚期,则在中产阶级子弟中成为惯例。从1600年这段时期内,关于旅行的论文从把旅游视为进行演说机会,在学术上给予强调,转变为探讨作为一种亲身观(eyewitness observation)的旅行。旅行指南越来越多,事物的方式也不断翻新,在这种情况下就出现一种旅行体验的视觉化,或者说出现了“凝视”的发展。旅游本身的特点转变了,早期的“大旅游”要求人们在游览美术馆和高雅的文化制品时,必须进行一种感情中立的观察和记录;而在19世纪的“浪漫大旅游”(romantic Grand Tour)中,“风景旅游”(scenic tourism)出现,旅游和壮观的体味更为私人化,更富富激情(见Townet, 1985)。有一点也很有趣,有人注意到人们如何期待旅行在英国中产阶级的认知和感知教育中发挥作用(见Dent, 1985)。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会文化与旅游人类学·译丛 | 主编 [美] Nelson Graburn 彭兆荣

The Tourist Gaze



[英] John Urry 著 杨慧 赵玉中 王庆玲 刘永青 译

游客凝视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by Sage Publications of London,
Thousand Oaks and New Delhi, ©John Urry, 2002.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桂图登字：20-2005-150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游客凝视 / （英）尤瑞（Urry, J.）著；杨慧等译．—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4
（社会文化与旅游人类学．译丛）
ISBN 978-7-5633-7839-5

I. 游… II. ①尤…②杨… III. 旅游业—社会人类学
IV. F59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64042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541001
网址：<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何林夏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广西师范大学印刷厂印刷

（广西桂林市临桂县金山路 168 号 邮政编码：541100）

开本：889 mm × 1 194 mm 1/28

印张：9 $\frac{24}{28}$ 字数：204 千字

2009 年 4 月第 1 版 200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 001~3 000 册 定价：30.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前言

非常感谢以下各位给我的建议、鼓励和帮助,特别要感谢那些给我提供了世界各地旅游佳作的人士:Paul Bagguley、Nick Buck、Peter Dickens、Paul Heelas、Mark Hilton、Scott Lash、Michelle Lowe、Celia Lury、Jane Mark—Lawson、David Morgan、Ian Richson、Chris Rojek、Mary Rose、Peter Saunders、Dan Shapiro、Rob Shields、Hermann Schwengel、John Towner、Sylvia Wlby、John Wlton、Alan Warde。同时,我还要感谢从事旅游业和酒店业(tourism and hospitality industry)的专业人士,他们给我提供了大量的信息和建议。本书中所采用的一些访谈是在“(英国)国家经济与社会研究理事会关于变化中的都市与区域体系计划”(the ESRC Initiative on the Changing Urban and Regional System)的资助下进行的。对此计划我也表示感谢,正是此计划最早促使我对度假这一现象进行“认真”思考。

John Urry
Lancaster
1989 年 12 月



再版前言

本版基本保留了第一版的结构,只是新增加了一章(第八章):“凝视全球化”(“Globalising Gaze”)。其他的七章在资料方面进行了更新,并采用了有关的新研究,插图也更好。Viv Cuthill 为本书的再版做了大量的研究助理工作,并提供了很多专业知识,对此我深表感谢。同时,我要感谢 Mike Featherstone,最初是他提出写一本关于旅游的书的。我还要感谢 Chris Rojek,他提出再版本书,并与我共同主编了《旅游文化》(*Touring Culture*)一书。

过去十年里,我在兰开斯特(Lancaster)曾就旅游、旅行和流动性的问题指导过各类博士。我向这些博士学之甚多,尤其和他们在一起讨论他们所进行的研究时。在此,我要向以下各位表示感谢,他们中的几位给第八章提出的意见非常有帮助:Alexandra Arellano、Javier Caletrio、Viv Cuthill、Saolo Cwerner、Monica Degen、Tim Ednsor、Hernan Gutierrez Sagastunme、Juliet Jain、Jonas Larsen、Neil Lewis、Chia-ling Lai、Richard Sharpley、Jo Stanley、Joyce Yeh。在过去十年里,有不少硕士研究生运用过我的“旅游凝视”模式,与他们讨论问题,也让我受益匪浅,在此我一并感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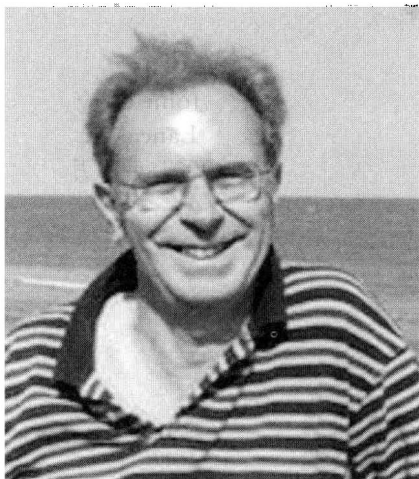
我与兰开斯特大学的同事也讨论过本书所涉及的议题(他们中几位给第八章提出了宝贵意见),这些同事是:Sara Ahmed、Gordon Clark、Carol Crawshaw、Bülent Diken、Anne-Marie Fortier、Robin Grove-White、Kevin Hetherington、Vincent Kaufmann、Phil Macnaghten、Colin Polley、Katrín Schneeberger、Mimi Sheller。

过去几年在社会学系与 Pennie Drinkall 和 Claire O'Donnell 一起处理研究生事务是件很愉快的事。

John Urry
Lancaster
2001年4月



译序:约翰·尤瑞与游客凝视



约翰·尤瑞博士毕业于剑桥大学,现为兰开斯特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他是英国从社会学的视角对旅游进行研究的著名学者。

根据兰开斯特大学社会学系的介绍,尤瑞早年的研究兴趣是在社会理论和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主要关注权力的社会学和革命,出版了《参与群体和革命的理论》(1973年)和《权力在英国》(1973年)。同时,他还与他人合作出版了《作为科学的社会理论》(1975年,1982年),其中陈述了科学哲学现实主义的主要特征。

在过去二十年里,尤瑞一直把研究重点放在五个主要领域:首先是城市和区域的研究,主要是集中在兰开斯特的区域;第二,是在更广泛的层面上,研究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和社会变革;第三,研究的重点是旅游——这个特定的行业,在当代西方社会中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服务性消费,特别是与旅游业相关

的服务,以及对经济、社会、环境和文化的影响,在这一领域内尤瑞出版了一系列相关的著作,如《游客凝视》(1990年,2002年第2版)、《消费场所》(1995年)、《旅游文化》(1997年,与克里斯·罗杰克共同主编)、《旅游迁移》(2004年主编)等;第四,关注流动性与当代社会,出版了《社会学超越社团》(2000年)、《汽车》(2004年,与迈克·费瑟斯通、奈杰尔·诗瑞福特共同主编)、《移动通讯科技的都市》(2006年,与米米·榭勒共同主编)、《迁移,网络,地理》(2006年,与Jonas拉森·凯·阿克斯豪森合著)、《迁移》(2007年);最后,尤瑞对一些有影响的复杂性理论也感兴趣,出版了《全球的复杂性》(2003年)、《文化和社会》(2005年)等著作。^①

自1990年尤瑞的《游客凝视》一书出版以来,“游客凝视”就已成为旅游人类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理论分析工具。实际上,尤瑞的“游客凝视”的“凝视”概念,是借助福柯著名的“医学凝视”理论发展而来的。

在福柯那里的“医学凝视”里,凝视是:

1. 一种观看方式,是凝视动作——目光投射的实施主体施加于承受客体的一种作用力;

2. 有形的、具体的和无处不在地存在于现代社会,并象征着一种权力关系和一种软暴力;

3. 被社会组织化的和社会系统化的(socially organized and systematized)看不见、摸不着,但又实实在在存在着的无形的社会力。

尤瑞将福柯的“医学凝视”引用延伸到现代旅游的社会事象中,借用福柯这一犀利的思想批判的武器洞察和分析了现代旅游的逻辑运行及现代游客的种种偏好和行为。尤瑞将“凝视”这一

① <http://www.lancs.ac.uk/fass/sociology/profiles/33/>



个中心概念贯穿全书,他说:“本书关注的是在不同的社会中,尤其是在多元历史时期的不同社会群体中,‘游客凝视’(tourist gaze)如何变化与发展?这种被建构和被强化凝视是怎样的过程?是谁或者是什么东西允许了这种凝视的存在?这种凝视对那些成为凝视对象的‘地方’有何影响?这种凝视与其他各种社会实践有何关联?”

为何要研究旅游与游客凝视呢?尤瑞开篇就给我们一个明确的回答:“旅游这种实践活动涉及‘离开’(‘departure’)这个概念,即有限度地与常规和日常活动分开,并允许自己的感觉沉浸在与日常和世俗生活极为不同的刺激中。通过考虑典型的游客凝视的客体,人们可以利用这些客体去理解那些与它们形成反差的更为广阔的社会中的种种要素。换句话说,去思考一个社会群体怎样建构自己的旅游凝视,是理解‘正常社会’中发生着什么的一个绝妙途径。我们可以通过调查旅游的典型形式,利用差异的事实去质疑‘正常世界’。如此一来,旅游就不再是个琐碎的、无关紧要的主题,相反它显得意味深长,因为它能揭示出正常实践活动的方方面面,若非如此,这些方面也许仍然会晦涩难懂。揭示社会世界的运转常常需要用到与直觉相左的、出人意料的方法,正如对‘离开’的研究与旅游凝视有关。”

在现代社会旅游作为人们一种生活方式的选择,并作为的现代与后现代的经验 and 吸引力的标志,越来越成为许多人生活的一部分。同时,“随着‘旅游’本身特异性的衰微,旅游者的凝视更大众化了,不管人们是否喜欢,现在大多数的人都成了旅游者”。无可置疑,现代游客的“凝视”是社会建构的行为,而且具有大众化、浪漫化、多元化的符号化特征。尤瑞认为,凝视是旅游体验中最根本的视觉特性,凝视与文化实践模式相关,凝视透过符号的消费和收集而得以建构,游客的凝视的重点则是将他们从日常生活中的经验分离出来之后到旅游景点追寻的符码,因而这样的符号

化的凝视，是浪漫的，是大众的，亦是多元的和流动的，而且通过各种各样的非旅游的东西加以维持，如电影、电视、文学作品、杂志、录音和录像等，这些非旅游的东西建构了旅游凝视，并且强化着它，并使之似乎无处不在，而在某种特别的意义上又似乎无处可见。

与此同时，尤瑞强调“凝视主体”和“凝视对象”之间社会权力关系的操作与展演。这些使我们进一步加深了对旅游凝视如何展现的了解，并发现了旅游场域中，游客如何成为“凝视主体”，并确定出“凝视对象”是怎样被打造出来的。通过两者的互动，旅游的过程实际上是完成了旅游凝视物或吸引物与游客想象之间的关联，而且在其间，“许多专家实际上的确促成了‘游客凝视’的建构与发展”。

尤瑞还指出游客其实是在消费旅游景点的各种符码，这种带有欲望的“游客凝视”正是旅游的核心元素。在现代性社会，后福特主义以“消费”为取向。单纯的产品生产制造是不足够的，必须赋予产品特定的意义符号，以这些符号引发行动者的消费欲望。消费是在消费“物品的符号意义”，而非“物品本身”。在该书中，他列举了许多实例，讲述了标准化的大众化式旅游活动在欧美后现代的今日不再是热潮，兴起的是利用不同美学符号加工设计的旅游活动，形成充满多元与另类的发展状态。

我们知道：每个游客都希望他们所凝视的旅游景物是“真实”的，体验和日常生活的经验截然不同的，但又符合他们的旅游想象，满足他们的消费需求。因此，旅游景点就需要涉及意义符号的生产与消费，也就是说，旅游景点的特殊性可以是由符号建构起来的，而此符号所建构起来的意义也可以强化旅客感官的旅游经验。因此，旅客所消费的，其实就是意义符号所建构起来的特色性。当然，亚巴斯亦指出，一个地方越有历史价值，就越容易得



到游客的凝视。^①

尤瑞认为,凝视是通过标志(signs)和差异被建构起来的,而旅游就包含着收集标志(collection of signs)和寻找差异。正如卡勒(Culler)所言:“游客对一切能标志其自身的事物感兴趣……游客已经构成了一支符号学大军,尽管尚无人如此称颂他们,但他们在全世界到处翻找各种标志:法国性(Frankness)、典型的意大利式举止、典型的东方风景、典型的美国式高速公路、典型的英国式酒吧。”^②(1981:127)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只是个小小的单调的世界,到处都展示出我们自己的形象……对奇异性 and 差异性的追求却以缺乏奇异性 and 差异性的始终如一而告终。”^③(Turner 和 Ash,1975:292)

现代社会游客的凝视不仅是变幻无常的,而且可以无止境地生产、捕捉这种凝视。游客总是在寻找或期待新鲜的、不同的事物。旅游专家们不遗余力地力图创造出供游客凝视的目标,游客和各种媒体、各类宣传机器共同制造出照片、明信片、胶片、模型所捕捉到的凝视,复制或再生产更多的凝视物供游客追寻,满足人们的视觉享受。这就是现代性旅游与游客后现代性的特点。因此,尤瑞就指出后现代的游客具有以下特性:“(一)拜现代科技之赐:电视、录像、CD-ROM、网络、虚拟实境,不必远离家乡却可以享受旅游者的凝视;(二)持续感受变化也乐于多样化的选择,也不介意形式的折衷,不管是传统或现代、神圣或世俗、官能或精神、生态或商业都可以组合包装;(三)不局限于单一、真实的旅游体验并以游戏的心理来对待旅游。”他还提出了摄影在现代

① Abbas, Ackbar. Hong Kong: *Culture and the Politics of Disappearance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7, p. 76.

② Jonathan Culler. *The Pursuit of Signs*.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1.

③ Turner, L. and Ash, J. *The Golden Hordes: International Tourism and the Pleasure Periphery*. London: Routledge. 1975.

游客凝视中占有至关重要的地位，旅游中的拍摄是一种社会建构的观察和记录方式，两者互为因果，互相促进，是一个难以分离的过程，旅游行为和摄影行为相互塑造的观点。

本书的最后一章，“全球化凝视”是他在1990年版的基础上新增加的。由于大量的人群和地方卷入全球旅游这个漩涡，尤瑞更深刻地意识到现代的流动性和空间压缩感，使得不同类型的旅游方式之间出现了各种复杂的重叠，而且它们之间的区别正在消失。在此，尤瑞试图对全球旅游业中的这类新兴的模式，和过去近十年来“思考旅行”(thinking-travel)中新出现的一些变化作一个新的总结，并对1990年版之后，其他学者对其的游客凝视这一概念的太经验主义、太静态化、太缺乏能动性、太视觉化、没能识别出一种“二次凝视”等各种批评做出了回应。

总而言之，尤瑞在本书中将“凝视”作为关键词，把大众旅游的方式和“游客凝视”的现代组合，以及现代人对旅游的冀望和照片复制的技术作为西方现代性的核心组成部分来探讨。除此之外，他还讨论了与旅游和游客有关的非日常生活的种种复杂的现象，及其这些现象背后的西方现代社会运作的程序。诸如旅游者的凝视和为满足这种凝视而发展起来的与旅游相关行业的非常复杂的关系，旅游服务的提供者之间的社会协作，旅游相关服务中的工作性质，在旅游文化活动和旅游行业间存在着的冲突，由各种风格融合的后现代和后旅游而引发的旅游实践正在经历着的快速而巨大的变迁，旅游中的怀旧与历史等。

杨 慧

于昆明橘杏阁

2008年10月23日

目 录

001	前 言
002	再版前言
004	译序:约翰·尤瑞与游客凝视
001	第一章 旅游凝视
024	第二章 大众旅游与海滨度假胜地的兴衰
057	第三章 变迁的旅游产业经济学
082	第四章 在旅游行业中工作
101	第五章 文化变迁与旅游重建
125	第六章 凝视历史
169	第七章 看与主题化
192	第八章 全球化凝视
224	英文参考书目
263	译后记

第一章

旅游凝视

旅游为何重要？

临床教学并非肯定是基于凝视的运作和决断整理一门科学的首次尝试。……医学凝视也在以一种新的方式形成。首先，它不再是随便任何一个观察者的凝视，而是一种得到某种制度支持和肯定的凝视……其次，这种凝视并不受制于某种结构的狭窄格栅……而是应该并且能够捕捉住色彩、差异、细小的偏差……(Foucault, 1976: 89)^①

本书的主题显然与福柯(Foucault)所关注的那个严肃的医学和医学凝视世界毫无关系。本书关注的是愉悦(pleasure)，是假日、旅游和旅行；是人们怎样短期离开自己日常工作和生活的地

^① 译者在此使用了《临床医学的诞生》的中文版的译文，见《临床医学的诞生》([法]米歇尔·福柯著，刘北成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年8月，97—98页。)



方,而又为什么这样?本书还关注人们对某些物品和服务的消费,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消费毫无必要。可人们之所以这样消费,是因为这些物品和服务可能会给他们带来与日常生活截然不同的愉悦体验;而且这种体验中至少有一部分是望见(gaze upon)或观看(view)一组迥异的不同寻常的自然风景或城镇风光。当我们离家旅行(go away),我们就会兴致勃勃、万分好奇地看着周围的环境。它们用我们所欣赏的方式和我们打招呼,或者至少是我们期望它们用那样的方式对待我们。换句话说,我们凝视着我们遇到的东西。这种凝视,如医学凝视一般,是被社会组织化的和社会系统化的(socially organized and systematized)。当然,它有不同的秩序,并不是因为它掌握在“得到某种制度支持和肯定”的专业人士手中(it is not confined to the professionals “supported and justified by an institution”)。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在生产“毫无必要”的愉悦感方面,许多专家实际上的确促成了我们游客凝视的建构和发展。

因此,本书关注的是在不同的社会中,尤其是在多元历史时期的不同社会群体中,旅游凝视如何变化与发展。我会详细阐述这种凝视被建构和被强化的过程,我也会考虑是谁或者是什么东西允许了这种凝视的存在,这种凝视对那些成为凝视对象的“地方”有何影响,这种凝视与其他各种社会实践有何关联。

单纯的旅游凝视是不存在的,旅游凝视是随社会、社会群体和历史时期的不同而发生变化。这种凝视也是通过差异被建构起来的。之所以这样说,我认为有这样一层意思:并非任何时代的任何游客都共享某种普遍的体验;其次还包含另一层意思:在任何的历史时期内,这种凝视都是通过它在它和那些与它相反的、非旅游的社会体验和意识之间建立关系而被构建的。建构出旅游凝视的东西取决于与其形成反差的东西,取决于非旅游体验的类型是什么。因此,这种凝视以一种确定了特殊旅游实践发生地

点的社会活动系统和社会标志系统为前提(a system of activities and signs)。简单的说,这种凝视是通过与非旅游的社会实践——尤其那些基于家庭和有酬工作的社会实践——形成反差来确立的。

旅游、度假和旅行是一种很重要的社会现象,比很多评论家所认为的还要重要得多。乍看上去,对于一本书来说,恐怕没有哪个主题比这更微不足道(trivial)的了。的确,社会科学家在说明其他更有分量的问题时——如工作或政治,已经够困难的了,因此人们会认为他们在解释类似度假这样琐碎的问题时恐怕更是困难重重。但是,对这一主题的研究与对异常(deviance)的研究有某种有趣的相似之处。这一研究涉及对怪异的社会实践的调查,而这些社会实践在有的社会中碰巧被定义为异常,当然在其他一些社会却不一定。这里有一种假设(assumption),对异常的研究可以把“正常”社会中有趣和重要的那些方面揭示出来。仅仅研究为什么形形色色的行为会被视为异常这个问题,就能说明不同的社会在更为普遍的意义上是怎样运转的。

类似的分析也可以运用于旅游,本书正是以这种观点为基础。旅游这种实践活动涉及“离开”(“departure”)这个概念,即有限度地与常规和日常活动分开,并允许自己的感觉沉浸在与日常和世俗生活极为不同的刺激中。通过考虑典型的旅游凝视的客体,人们可以利用这些客体去理解那些与它们形成反差的更为广阔的社会中的种种要素。换句话说,去思考一个社会群体怎样建构自己的旅游凝视,是理解“正常社会”中发生着什么的的一个绝妙途径。我们可以通过调查旅游的典型形式,利用差异的事实去质疑“正常世界”。如此一来,旅游就不再是个琐碎的、无关紧要的主题,相反它显得意味深长,因为它能揭示出正常实践活动的方方面面,若非如此,这些方面也许仍然会晦涩难懂。揭示社会世界的运转常常需要用到与直觉相左的、出人意料的方法,正如



对“离开”的研究与旅游凝视有关。

虽然我坚持认为这种凝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社会背景中是不同的,但是它却最低限度地有着被方便地称为“旅游”的社会实践活动所有的特点。我把这些东西列出,以便为我后面展开的更为历史的、社会的和全球性的分析设立一个基准(baseline)。

1. 旅游是一种休闲活动,这也就预先决定了与其相反的活动——有规律、有组织的工作。这从一个方面证明了在现代社会,工作和休闲是如何被组织成为两个分离的、有条理的(regulated)的社会实践领域。的确,做一个游客是变得“现代”的界定性特征(defining characteristics)之一,是与有酬工作中的变化息息相关。这种情况是在特别的地方被组织起来的,而且只在某个有规律的时间段中发生。

2. 旅游关系产生于人们到不同的目的地,并在那里停留的活动。这必然包含了某种空间中的运动,即旅行(journeys),包含了停留(stay)在某个或某些新地方的周期。

3. 旅行是前往平常居住和工作地以外的地方,停留也是如此。居住在别的地方是短期的、暂时性的。游客是有明确意图的,在停留一个相对较短的时间后,就会回“家”。

4. 被游客加以注视的地方事实上与有酬工作并无直接联系,它们通常与工作(有酬或无酬的)有某些明显的差别。

5. 现代社会有很大一部分人口在从事旅游业。新型的经过社会化的力量(new socialized forms of provisions)被发展起来,以便应付游客凝视的大众性特点(与此相反的是“旅行”的个体性特点)。

6. 人们会选择要去凝视的地方,因为他们对强烈的愉悦感有着期待,特别是通过幻想产生期待。人们的这种期待要么是在程度上有些不同,要么就包含着某种与惯常遇到的有所不同的感